

格仔裙的歲月

楊天穎

在路上，遇見一群身穿格仔裙校服的女生，不禁憶起那格仔裙的歲月。

「鈴……鈴……」

我整個人仍埋在被窩，不願醒來。

「鈴……鈴……鈴……鈴……」

不醒不醒還須醒，縱仍依戀夢鄉，也只好迷迷糊糊的伸手接電話。

「楊宜生！你還在睡？已是六時四十五分啦！還不下來？」麗芝怒吼。

「……」睡眼惺忪的我，反應特別遲鈍。

「還不下來？一、二、三……」是什麼時候了，她仍有閒情報數？

「來了來了，五分鐘，馬上來。」唯唯諾諾的回答。

室溫才只有十二度，暖烘烘的被窩，教人如何捨它而去？每天，我要經過無數掙扎方可擺脫睡魔的誘惑，不情不願起床梳洗去。

冬日早上，穿上那杏色襯衫、格仔背心裙、圍上棗紅圍巾、外披藍色大衣、腳踏黑色丁字帶鞋，渾身暖洋洋上學去。

「瞧你這種德性，已遲到了，還磨磨蹭蹭，你在散步麼？走快些吧！」

看見麗芝滿不耐煩的神色，只好連忙陪不是。

「對不起呀！還早嘛！才七時，相信我，『不遲不早，時間剛剛好！』」

「是麼？我跟你快成賽跑好手吧！每天都要以時速九秒九奔進學校。」麗芝目帶怨恨。

「嘻嘻，巴士來了，快上車呀！」我拉著麗芝上車。

公車很快便抵達學校，一步出車廂，四肢頓感冰冷。沒法子，我校位於山上，寒風凜烈。穿上厚

厚外衣，也無濟於事。

踏入校門，已見一眾同學朝我們揮手。每天，我們必往小食部買一瓶熱鮮奶。雙手捧著它，圍坐聊天。

「今天很冷呢！宜生，過來坐嘛！互相取暖呀！」接著小琪像樹熊抱樹幹般抱著我。

「你們可溫暖呀，人的體溫比毛衣更管用呢！」麗芝笑說，「搞不好，人家以為你們鬧同性戀。」

「哈哈，這也未嘗不是個好主意……」小琪笑得好好的。

「是嗎？我心有同感耶！呵呵……」我邊說邊上下其手。

「喲！大朝早，就看到這些有傷風化的事。」懷鳳回來了。

「早晨，美人！」三人異口同聲。

「謝過了。說正經話。物理習題你完成了沒有？」懷鳳拿著練習簿問。

「什麼習題？有這回事？糟，還沒做過！」我如夢初醒。

「你色迷迷的看著我的練習簿幹嗎？你死心好了，我不會借你。」懷鳳立時變得正氣凜然。

「這……」我無助的翻開作業。這麼多習題，能在上課前完成嗎？

「你還有兩個小息，一個午飯時間，必可做完！」懷鳳拍拍我的肩膀。

「不就是嘛，我們是朋友才不借給你抄呀！努力！」小琪、麗芝也不會幫我了。

誰叫我有一群「正義的朋友」？也只好鼓起勁，極速完成功課！

正當我全神貫注，那惱人的上課鐘卻響起了。就算功課還沒完成，也只好匆匆收拾，步上課室。

我是念理科班，上課總在實驗室，實驗室總位於校舍高層。每天，總要抱著沉甸甸的課本，爬上六樓，方抵達課室。抵達時，已氣喘吁吁了。

「阿蔚早晨！」我坐到蔚雲身旁。

只見她頷首示意，仍自顧自的看愛情小說。

看見她如此投入，我也不便打擾。況且，我的物理習題還沒做完。

那陣子，我班很流行看愛情小說。甚麼亦舒、張小嫻、席絹……，她們的小說，同學都爭相傳閱。

每天回到課室，但見各人低著頭，萬分投入看書。有的同學的確確正在溫習，但更多是在看愛情小說！此情況將會持續，只是上課時，大家會挑較後的坐位，把頭垂得更低，把小說放在抽屜裏看罷了。

各個學科中，以化學課的情況最為嚴重，彷彿成了「愛情小說研修課」。闊大的實驗室，無形地劃成兩個世界。富上進心、有志學問的同學，全坐在教桌前方留心上課。懶散、不知進取的，則坐在陰暗的教室後方，沉迷小說世界。

我、麗芝、小琪、懷鳳、蔚雲當然是懶散、不知進取的一群。蔚雲是我們當中，看小說最入迷的一個，我們看的書，很多都是她借給我們。

經過多時修煉，我們已練成「一心二用」。老師講及某些重點，便暫時放下小說，專心上課。可惜，我道行不夠，往往待同學提醒，才匆匆把重點匆匆抄在小說上。

我們依舊集體以手托頭，背朝老師，全情投入啃小說。

燒瓶燃著七彩化學液，冒著泡泡。我看得出神，心早飛遠了，正編著七彩的夢。

「宜生，想著甚麼？」懷鳳放下小說，「阿蔚借給你的小說看完了？」

「沒甚麼。那些小說，早就看完了。」我的手肘推了阿蔚一下，「阿蔚，小嫻的新小說借我看一下，好不好？」

她看了我一眼，「就放在那兒，你自己拿去看

好了。」，就不再理我。

翻開小說，不知怎的，不能看進隻字。

燒瓶燃著七彩化學液，也燃著我們的青春。

「砰！」一聲，燒瓶已成碎片，散落在桌上。

我們太專心看書了，燒瓶的液體已燒乾了，也不知道。

是次結果，我們被迫坐在教桌前方，為時一月之久。但，我等終屬無可救藥，之後即故態復萌。

課堂轉眼晃過去。放學後，我們即跑到頂樓。那兒平日人跡罕至，是我們秘密的小天地。多少個黃昏，我們交換無數秘密。黃昏見證了多少個夢想與誓言？

「宜生，今天你帶了什麼美食來？」小琪看著我的書包。

「果汁脆餅？對不對？」麗芝已搶過我的書包。

「強盜呀，光天化日強搶民女！」我高喊。

「呵呵！三對一，還是乖乖就範吧！」懷鳳正大口大口吃著我的脆餅。

吃著吃著，邊吃邊溫習。

「老師講什麼『壁質分離』，是什麼來著？」我問麗芝。

「是植物細胞脫水現象呀！老師已明示考試必考。你居然不知道？」麗芝語帶詆意。

「她在看植物學的書，怎會知道？」懷鳳笑說。

「怎麼忽然發奮起來？」麗芝驚訝的看著我。

「她在看《玫瑰的故事》嘛！」

眾人笑作一團。

說著說著，懷鳳倚著欄杆，望著操場：

「高考後，我們也各散東西吧！」

「只怪平日我們太懶散吧？」我倚在她身旁。

「轉眼間，已七年吧？我仍記得當日，你一步入課室，我便討厭你。」懷鳳摟著我笑嘻嘻，「天底下還有誰比你更面目可憎？」

「言下之意，你不想有我這個朋友吧？」我別過頭不看她。

「天意要把我倆扯在一塊，我也無可奈何。」她把臉頰靠過來。

「有你這個損友，福兮？禍兮？」我推開她，「我們怎樣成為好友的？」

「緣份早注定！若不是中一下學期，老師把我倆編為鄰座，我們也成不了好友。」懷鳳笑意不再，遙望操場，「你看，師妹在操場打球追逐，多麼開懷！」

「人大了，就不再開懷。」

默然不語。

長大了，煩惱便來？

「我才不老呢！」麗芝原來早已站在我們身後。

「麗芝，你怎麼偷聽人家說話。」我沒好氣的看著她。

「談秘密不要在這樣開場的地方講嘛！在這兒說，就要有心理準備別人能聽見。」笑靨像炫耀著她的奸計得逞。

「強詞奪理。」懷鳳抬起頭來，望著那蔚藍的天空。

「我們看太多愛情小說吧？人也變得多愁善感。」麗芝收起笑容，「我忽然感到不再年輕。」

「步出校門，不能進大學，便要工作了。」我只能無耐地說：

「有時候，看著別的年青人，已在飯館當侍應，侍候我們了。想不到，有一天，我可能會成為他們一份子。」

「弱肉強食的社會已離我們不遠。」懷鳳仍舊望天。

「我們好歹也是個預科生吧？但，我們有甚麼謀生能力？」麗芝望著天空。

小琪也走過來了。「我們是人，真實的人。如果我們都是小說的女主角，該有多好！」

「她們都長得不錯、有學識。」懷鳳裝個鬼臉，「不知怎的，追求者眾。追求者都是英俊多金，能文能武。」

「我們沒錢、沒工作、沒男友。」麗芝搖搖

頭。

「我們有的是青春，仍未至絕望吧！」小琪苦笑。

「有時看見那些初中生，在街上嬉笑，抽煙放縱，我居然有些後悔。」我也抬頭問天，「我們初中時只是群書呆子，美好的歲月都葬送在書本裡。」

「不過，他們美好的的歲月是十二至十八。我們的是二十歲的日子吧！」懷鳳接著大笑。

「書讀多了，不等於幸福。」我再也笑不來。

「終日胡思亂想的人是不會幸福的！再想下去，我們決考不上大學了！」小琪走開了。

「十年後，我們會怎麼樣呢？」我問。

「為生活而奔波啦，不必問。」愁雲慘霧已離開麗芝。

「十年後，我們再次聚首望天吧！」我提議。

「那麼，十年後我們在山頂望天好了，邊喝紅酒邊聊天。」麗芝俏皮的說。

「是呀，我們那時已事業有成，愛情得意。那樣的情景才合身份！」懷鳳笑得開懷。

「哈哈，當然是呀！」我從書包拿出四罐烏龍茶，「來！暫沒紅酒！以茶代酒！」

「天下無不散之筵席，人生何處不相逢！」

「人生何處不相逢！」，在那格子裙的歲月，認識了許多好友。光陰流逝，很多已漸失聯絡。人事縱遷，青蔥歲月總堪人回味。

那歲月，已離我越來越遠。

